



大宁堂旧影

在钟楼街西段坐北朝南，西靠帽儿巷南口，东临大钟寺，有一家中药店，它的名字叫大宁堂。这家药店前店后坊，精工细作各种丸药和散中药，因选材道地，炮制精湛，工艺独特，货真价实而誉满三晋。但真正使这家老字号名扬海内外，至今仍为人所称道的，还是缘于傅山。

明朝灭亡后，傅山在寿阳五峰山龙泉寺拜郭静中为师，成为一名道人。自古道士都重视医学养生，正如东晋道士葛洪所言：“古之初为道者，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。”傅山本身有家传的功底，成为道人后更加注重医术研究，并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，成为大家。

傅山与大宁堂结缘，还需从这家药店的历史说起。明洪武十六年(1383)，晋王朱桐按照母亲马皇后的意愿，接纳了来太原避祸的宫廷太医陈乾忠、马禹臣，并出资4700两纹银，在按司街西口（现钟楼街）创设名为“大宁堂”的药店。当时，大宁堂一方面服务于晋藩王府，一方面延请名医，自创药丸，救助百姓。秉承“炮制虽繁，必不敢省人工；品味虽贵，必不敢减物力”的宗旨，受到广泛认可。

明朝末年，出身世家、精通医术、博通经籍的阳曲廪生陈盭（字右玄）做了大宁堂的掌柜。他与傅山既是同乡又是终身挚友，所以力邀傅山来坐堂问诊。

傅山和陈右玄年轻时曾结伴拜访过“太原三先生”之一的王献明先生，陈右玄跟王献明下过围棋，傅山得睹王先生风神，所谓“貌朴厚而高眉秀目，须冉冉，得风如古道士”。

傅山在盂县避乱的日子里，盂县有人向陈右玄打听傅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陈右玄口占一诗答复，傅山以为“阿好过情”，步陈右玄诗韵自我解嘲，以为把他比作汉代的扬雄心里有愧，自己破衲黄冠，行于乡里，有点像东晋的陶渊明；陈右玄在兵市上买得韩雨公所藏管道昇看似淡无色的画作，以金石易归，很是得意，傅山题一首长诗为画归故人而甚是欣慰；陈右玄欣赏傅山的诗，他从孟庙药市得到空白册页，便请傅山在上面书写最近作的诗，傅山在上面写了离乱中近体诗若干首，还称赞陈右玄习医日精，一定有批评诗之痼癖的佳妙药石，自嘲如果陈右玄把他的诗当佳药而服就成臭诗了；傅山在盂县的赵氏山池，大宁堂旧影得三径菊存之意，虽野红无人见，亦“暂得余生度小年”，而得到家信来回细读，又会依陈右玄寄诗之韵写下“有泪不知倾”的悲凉；重阳节值凄清白露天，傅山写给陈右玄的诗中，满是“酒醺离离黍，毛花种种颠”的落寞；过春节了，傅山又写诗给陈右玄，仍是“天涯行在梦魂之”的慨叹；过生日时，陈右玄赠傅山诗，傅山依韵写道“生时自是天朝闰，此闰伤心异国逢”“一日偷生如逆旅”“打点骨头无顿处”的痛苦是那样真切；傅山在“病暗剧”之际，与陈右玄书信通问，仍然期盼力疾从之，能与陈右玄像庄子和惠施一样有濠梁之行，“但遇尺山寸水，少豁愁苦，一旦湔焉，略劳锄锸，了此一场春梦”。

傅山和陈右玄你唱我和，以“小器先盈蚯蚓窍，空群老健駉骅蹄”自诩，如庾信之平生萧瑟，又以庄子笔下啮缺遇王倪自况，超越利害，而臻于至人之境界：“至人神矣！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飘风振海而不能惊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！”正如傅山写给陈右玄的诗中说：“老友唯玄十，知吾浊与清。”

诗中精神相通的情谊在患难之际迸发出动人的力量。傅山因“朱衣道人案”入狱后，坚贞不屈，绝食数日，生命垂危。在离石设馆教授的陈右玄闻讯后，十分担心傅山性命不保，查翻秘经，搜出一个奇方，即用香附子、山柰佐以南星送给傅山。这是庸医所不能了解的药方，以为没用参苓一类的补剂，但戴着“大宁堂”匾额刑具的傅山却能理解这个方子的妙意。那个寒冬的夜晚，在狱中的傅山服用了依陈右玄方子熬制的药汤，药香弥散在狱中睡觉的干草上，傅山沉沉地睡了一大觉，到清晨醒来时病轻了。二人契心，欲做悬河之谈，而又转喉触讳，傅山不由感叹：“当今之尔我，难乎其友朋。”傅山出狱后，赋诗道谢陈右玄：天汉乘流马滹涯，瑾瑜玉液折樛花。神仙秘术谁能得，一盞青霞浸五加。山长宫墙见百官，严廊皋拥不知寒。阎浮金界桃蹊好，苜蓿承颜未觉酸。《赠陈十二首》）

傅山与锦绣太原城 6

坐诊大宁堂：寿世婆心青囊灵

何远
孙国华
高福庆



中华民族名医像(52)：傅山

太原晚報



杨思圣《且亭诗钞》书影



傅山医学手札册页



“大宁堂”匾额

傅山在诗中称赞陈右玄高明的医术，也称赞他门下桃李众多，苜蓿承颜，正所谓“门墙桃李，谓受业之众多；苜蓿阑干，言供膳之微薄”，表达的仍是与老友相知相契。

铭记着这份生死之交兼知己之感，傅山欣然入驻大宁堂。他为大宁堂立下这样的堂训：“方剂所设务求其验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，后堂所修务求其精，丸散所成务求其用。”不仅如此，傅山还亲笔题写了大宁堂牌匾和前堂内的四根柱联，分别是“本堂秘授脾胃两助丸发客”“本堂秘传应症丸散膏丹”“本堂炮制咀片地道药材”“本堂秘传二仙和合丸发庄”。为了让更多人免受病痛之苦，傅山将他的多个秘方都无偿赠送给大宁堂，这其中有：和合二仙丸、脾胃两助丸、麝香牛黄丸、固本延龄丸、党参养荣丸。

傅山在大宁堂告诫店伙们，医者，性命攸关之业，善可泽被苍生，恶则草菅人命。傅山认为对患者要急患者所急，痛患者所痛，谦和，热忱，平等待人，“至诚诊之”。由于有了傅山坐诊，大宁堂更是门庭若市，一号难求。相传大宁堂的“前五个号”是傅山专门留出来给“特殊人”用的。不过这些特殊人不是达官贵人，也不是他的亲朋好友，而是那些鳏寡老人和无钱看不起病的急诊患者。

这些人来看病，傅山会腾出手来，先给他们看，因为对傅山而言，他们是提前“挂了号”的。据戴梦熊《傅征君传》记载，“以余力学岐黄术，擅医之名遍山右，罔弗知者”。

傅山在医术上的造诣已臻运用之妙、存乎一心的境地，应手辄效的本领则为上自官员、下为百姓所叹服。

河北巨鹿人杨思圣（1621~1661，字犹龙）于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十月补山西按察使。杨思圣兼擅书画，与傅山相过从，曾有《赠傅青渚》诗：

此地谁相识，清修尚见君。才高防薄俗，身隐累深文。学道丹应幻，忘机鸥可群。云山春正好，何处有尘氛。

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夏，杨思圣以蜀藩入觐，返回途中，病倒辄关。告好友殷岳曰：“医数投凉剂，取快目前耳，遂相误至此，惟青主力言其非。青主来，吾尚可望。”殷岳遂千里跋涉，昼夜兼程，四日至太原，跪请傅山前去诊治，傅山云：“世无两犹龙，吾安得坐视。”遂

抱病冒暑，慨然而行，未至前二日，杨思圣卒。

由此可知，杨思圣人觐后抵里即有病，曾向傅山言及治疗情况，并有书信往还，故傅山对庸医凉剂才“力言其非”。杨思圣之性命相托，殷岳之千里请医，傅山之慷慨侠风，足见傅山之医术为当世所重，更见傅山之蔼然仁心。

这一颗蔼然仁心体现在傅山专门为大宁堂手书的两首诗中：

不学韩康隐市中，好将妙药学雷公。者番更得鸱夷术，劫火徒输一炬红。寿世婆心为货殖，青囊方术古今灵。阎浮病苦能除却，不愧堂名是大宁。

另据郝树侯先生《太原史话》载，太原市东米市街“济生馆”出售之济生膏、拔毒膏、九龙膏及如神丹，为太原市之特效药。实为傅山将多年实践的外科特效秘方，献给“济生馆”精心炮制，都有很好疗效，远近驰名，一直卖至1952年。由于卖药的老人去世，后人亦改业，才停止制作和出售，但处方却保存下来，并未失传。

今天，我们在重新修复的钟楼街上，又看到了“大宁堂”的牌匾，这不禁引起太原人民对“医圣”傅山的无尽怀想。

延伸阅读——

傅山：为一体面人治病

有一体面人摇摆来问疾，余诊之，为停痰。其人曰：“从不唾痰。”余曰：“得大口唾之，不至此。”从其人者，云是其弟子，云：“不唾是生平所用工夫。”问之，其人曰：“只为可惜耳。每每唾时，即忍，复咽之，久矣。”余笑曰：“若论可惜，出恭岂不百千多于痰，更可惜？”为之一笑。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